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五

文

皇太后謚册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御名再拜稽首言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世以助內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享太平之福嗚呼非文眷命于有邰其昌以臻此惟我烈考聰明齊聖緝熙五聖之遺緒

興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粤自
潛邸作配宸極著正中闈敦睦九族法度形
于燕閒恩惠逮于微眇俾我烈考之德孚于
朝廷丕冒海隅惟末小子幼被撫育頑復之
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翼室用端命于
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倡四海之養而
否德薄祐天降罰于我家亟奪聖母梵二在
疚日月于邁有司稽古將鄧惠以易名惟小
小子曷足以印窺淵懿敢祇述所知以詒後
世大行皇太后徽音肅雍恭儉慈愛實我
咸平相臣文簡之曾孫惟時文簡輔我真祖
勤勞在官啻裕乃後是產丹哲與聖俱興志
在女工婦道已茂于伍乎內三十餘年風夜
儆戒靡有違德慈聖宣仁兩姑並尊承顧二
宮孝恭烝烝元符之末國統弗嗣相臣異心
大計机捏中外震惧寒心拱手惟聖母稽謀
神抵憑章典禮力授耿躬大統以定惟平日
退託潛德弗耀而任大投艱克有餘裕片言

折理凶狡震眼所謂坤善坤柔而動也剛雷
声而淵默者欤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实自
我聖世祗率故事恭請同政至于再三勉与
聽断蕩宥多辟滔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扶咸
叙華夏蛮貊戴白垂髫聞風歡呼喜氣横流
休功美利申固景命亦惟我聖世而乃夙夜
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于便坐私謁不及
于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鑒前古期以
泰陵附廟退処房闥既又謙惧亟降璽書曾
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恤篤至而憂
其挾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廢不為
浮麗可喜之观嗚呼為天下之母而躬賢哲
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
可謂明哲絶德鮮儷矣卜宅爰從因山既藏
是用咨于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
名言德厚不可以畫以稱謂諡稽四謚之法
略舉衆善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道攝
大尉具官臣某奉王冊玉寶上尊謚曰

欽聖憲肅皇后恭惟神灵在天休問在下光
於宗社表于有宋億載萬世典國無極嗚呼
哀哉謹言

上梁文

大昊之墟風俗素厚長淮以北魚稻漸豐張
君少也執經常青矜庠序仕而多難遂白閣
里輙于阮籍之窮途成此陶潛之環堵雖風
雨之僅庇亦簞瓢之屢空敬擧修梁先成下
舍

抛梁東淮陽三月壯丹風已將奇麗誇天上
更有声名壓洛中

抛梁西故祠千柱隱長堤廣殿形松翻燕雀
修廊風雨暗旌旗

抛梁南艅艎萬里建雲帆淮蟹湖魚常入饌
三餐足慰老夫餘

抛梁北北望宸都官道直霜晴日暖碧天高
鬱葱時見充雲色

抛梁上却歸從今斷還往里閭休嘆下澤車

登降須扶灵壽杖
拋梁下詩書萬卷束高架今年兩足定豐登
更向城隅問田舍伏願上梁之後人無疵癘
年屢豐登兒孫詩書之不忘妻孥麄糲之常
飽咨我有衆同受多祥

祭社文

耒受命于朝來守此土宣上之德以保有民
社惟神之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
徼福于民莅事之始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邦之君寶興周室萬
世道祀光配無極耒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
時奉祭牲幣有秩莅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
鑒之永錫斯土

祭文宣王文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任于此蓋自備而刪
詩定樂既沒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
耒受朝命來守此土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

顧典諸生究覩而請明之茲事之始敢不致
告非以為禮度用致虔

祭聖帝文

歟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幸復昇
之民社而來守此邦也則亦惟是乾旱水溢
之不時將有請于帝上之仁民宜無或雖茲
事之始敢以告姑以致虔礼則已略惟帝鑒
之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釋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為人所
不能為在熙寧初政存大謙柄臣特之一壓
以勢公奮力爭與相抵剌厥声凜然卒擯于
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
於穆聖后徧熙于學公侍讀誦以開以覺正
位地官斡邦盈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紓嗚呼
孝友烝上禄冨族親妻孥無羸死不能喪囹
書在籯施　明友孔燕豈弟曠無累心清有
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牙孰云来歸哭引喪

車旦夜死生不足嗟嘆善人存亡實繫邦家
叙哀一觴其飲之耶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嗚呼有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
師表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産之惠救向之直
人檀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
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抵
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
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
鍠鍠厥声國有正人折蕤于萌莅染者木求
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倚臣
有德公敵其可岩岩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
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卜
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　懷歸于父于兄天
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独何施四海一譽元豊
末年國有大事矜矜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
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万鈞士賀于朝
民歌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尔懍寒養

其飢孱無疝于飢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
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以於赫聖考左右上
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
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
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
不才尊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蒙好
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二清洛独
渠之國嘉草春夏修竹夏寒清酌條然我拍
我從琅三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之人備位樞
機八典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
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
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
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
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
知沒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今終
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万一任重道遠稅
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犹有鬼神實聞

我辭

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絶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録俾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旧章在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承決矢飛一時書林衆優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受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忘既疾病惟其精明犹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正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也不得張忘既有遣而蠱其強誰与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与豢平生談笑樽席安喜其當此耶臨此酒載

祭夏侍禁文

惟灵曹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

書云何不淑奄至大故命有修短夫復何言
日吉時良安以即路奠觴為決已矣嗚呼尚
享

祭蘇端明郡君文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
阿作嬪大賢克宜厥家婦也有茲萬一則多
顯允夫人簡儉純明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
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即居而安象服
委蛇亦既輝光云何不淑及折于強蘇公執
喪盡礼致哀曰余德思匪覿之懷某等受學
師門蒙等族戚矢辭殯前侑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于天下得友無
幾遇公兄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实同年
公時尚少多病癯然江淮之間相与周旋未
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詩公學廬公晚
得官泮公宛丘後二十年遇公承州相從武
昌亦既謝仕杖屨逍遥旁有令子何囿未疾

百治不完殁不得歸即丘于焚幽宮之刻季
于不肖文不稱事知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
縶維無窮之別不獲往辭寓誠薄奠尚饗一
卮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海淮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声脫
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許聿來
秘書六既飛鳴脫身亟去事変隨生嗚呼官
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閒関憂患横得罵詬
竄身瘴海卒什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洋
我于黄尚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其此
菲薄聊致我誠隻雞斗酒懐想平昔嗟我少
游尚肯来食

哭下殤文

下殤者何吾兒也兒生慧澂父母有所戒輙
絶不為性仁不傷物処其曹恂恂也年七歳
得驚疾医之不得其方而死作文以哭之曰
醫之不得其方耶抑其命有短長耶独尓能

使吾悲若此耶抑為父者皆愛其子耶蒼顱
夷顙秀眉清月今其在亡其犹有鬼也使無
物則吾復何思其尚有知也則夫荒屋野寺
風霜雨露食息誰汝視也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横流而
圩既隳一境受獘補復亡散實在今年死生
存亡間不容髮而自春及夏時澤未滋芃芃
四郊稻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
民忍視其疾惟王威灵功德烜赫在民指揮
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變恠以司雨暘之權
以佐民衣食之用則是有職于民者故朝廷
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奉祀不絶自
四月至今以旱祷于王者於是三矣今事已
益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
之悠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
之責於王之神誓欵之力有職于民宜不愛

惜也

宣之為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溉之利而仰澤于天故閱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稙且茂比日之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方然作而止又不遍也是以民心遑遑憂在歲事吏無以為術知謁于神而已夫困廩之有將八手而取之稊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為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稿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飢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惧危迫之情蓋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于神曰如荅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十百其未

止也神雖欲罪瀆其而降之罰亦未如之何
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冐風雨一雨
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其亦有不腆之牲
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怨況神之灵沃
野莊〻歲將有秋誰為之孽雨淫不收失望
亟成吁嗟憫憂不敢避瀆冒昧有求神或哀
之疾尚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三首

惟王昔以功德憂國爵命衮服南面抗儀王
者可謂盛矣數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
積有年矣受國爵命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
祀則如受禄于國然則其可不察民之利病
與之同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乃
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稻不得種一
方之民拱手而待飢饉甚可哀也而王之威
灵光烈烜赫甚著其非蚊龍以致雲雨且無

所雖夫為所不雖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擣
當在所荅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衆事
猶無所補也若夫苟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
曰吾嘗雨矣則非某之所敢知也
水旱有數尚憂堯湯聖無如何知此一方人
治其陽數之所拘神造數者可得卷舒戊戌
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灵胡雖其易旱野童
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滂沛自夏征秋
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敝之而不荅將怒其
瀆而降之罰也某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
為情施者以不倦為仁辭之君親求則謁之
何瀆之嫌為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典之
何倦於數用是輙有請于王而不疑惟王威
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事歲時不懈則其
有請尤在所荅也

靈濟王祈晴文

徹救旱之奠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辭則已在
廟不修人事惟神之求罔忌威灵其瀆已甚

罪不能脫誠或可通今茲多稼既成敗于將
穫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幸倉廩之將盈俄
憂父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思宜終夫呼而
為風雲吸而為開零於神無費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既若時歲將大熟而陰霖不止水潦
將增大懼堤防之圮隳偃潴之墊溺欲除民
病惟頓佛乘伏望消伏陰魔開通慧日拔幽
沉為明達變苦惱為歡謠衆生之疾既除能
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并城隍祈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
民于飢饉而誠薄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
者有未至耶抑在茲者或不舉也今旱既甚
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為惟有致禱謹遣僚屬
徧詣祠宮於赫有神時賜甘澤惟民與吏皆
獲即安牲酒馨香將以為報

廣惠王謝雨文二首

禱旱壬寅雨既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孚地旱
野千里稻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
困窮神德之孚躬羞菲薄吏則何有我問仁
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一歲荐禱
我頻則羞神乃哀之輙與所求問我農夫我
田既臧無有高旱均為豐穰父子相保鰥寡
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瘠酸報微施
豈維誠與潔庶以蕩衷

靈濟王謝雨文二首

閭者有禱實以亢陽神荅其誠翌日沛滂風
駕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魃奔忙霮：
中原萬畦齊秧父老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微
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償

頃以旱故遣史致祈其慢宜罰神碩聽之獵
：風雲來自東南協氣橫流妖鬼奔潛溝澮
旱通高旱具沾沾此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冒
功幸北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德光揚威灵
傳示無極

祭曾恭王文

惟王託休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旄鉞天子之
客文物焜煌照臨東國十有八年榮寵之極
臨終上書以礼自克千載讀書猶懷感惻茲
惟旧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薦享寂〻恃有
農父来祈黍稷坎〻擊鼓封豚布席雨暘疾
癘求無不獲愛人之心千古不息羊具舟檝
將寄穎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耶乃
底于是悠〻天道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
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哉

祭晁無咎文

惟我與公交游之蒙外雖朋遊情実兄弟公
生癸巳我長一歲平生官學同一非是念初
相遇盱眙逆旅一見如旧綢繆笑語契濶積
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
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瑰
琦卓犖割製錦綉揮磨矛槊石渠天禄典籍
之委過目輙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

齋行世之艱坎壈自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
相對歎息蒼鬢班鬚我出汝陰公守于蒲我
負重譴責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最後
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
哉月庚寅聞訃于陳鶩呼號天煩寃靡伸年
且六十非天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子素
強健無戾于身何恙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
哉平生膠漆永隔存亡弔不撫棺窆不哭墳
事也多違不敢受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尚
想平生見我歡欣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五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贊　銘　偈　疏　評　簡

達磨真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穴生風鼓動群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未愈遠知者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

紫君者余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

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綬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
腹心清虛而表甚蘂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
得之黃崗從我逍遥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
典汝帰侶我蕈瓢不顧同彫几以寵強國推
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扶乎有知毋我敷謅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賛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
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為道者
樂居之又為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
有而独所為朝天九幽二投罪懺者久之未
補道士温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極下
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
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独丐錢于旁郡
凡二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摸散印施
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
集此乎紹聖戊寅歳余謫官齋安見信之有
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於二書之成

也求予紀之為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于邁以格言出苦淪予昔亡其書今復新予誰力成之道士溫子畴嘉尔心有至神予報予以福名不泯予

衛靈公贊

昔衛灵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能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礼致尸牖下於我畢矣灵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蒙灵公愕然引咎在已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而耳洞然聞如不問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昔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礼致哀嗟乎灵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題徐二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独以其形立明睿知守以愚微妙玄通不可識

李拔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子吾固在定孰為吾宰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求畫觀青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顏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象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鉋必敬穀我於往劫曾承事仝世獲聞無上鞞顏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於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顏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受於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未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為凡曰有神磨不致祷豈德薄莫能感格仰民实未易拔除莽大澤与高原赫炎風于畏日恭惟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

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兴
大雪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实仲辭之勞其
在神通盖甚容易眷兹千里之澤請以三日
為期時或有從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於三界無所着以慈悲故常憫
一切諸有情頃以旱实輙伸誠祷即時感達
應念雨来变飢饉為豐穰易煩惱為欢喜頋
兹思施昌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顧真乘之
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粥記贈邵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虚穀氣
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桑職典賜府相得最為
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時旦一粥
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身覺蔵府燥渴盖
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功人每日食粥以為
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
深遂雖知之事亟在寢食之間耳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倍昭哀某亡之乳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凡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好横屍血刃之間時二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鵠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成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一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教子者世不可得豈其怒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雖能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独時人莫與為比前世能者亦學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茄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積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声茅店月人跡版橋霜則鳴旅窮愁想之在日若曰斬塘春水慢花鳩夕陽遲則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

與大蘇二簡

昨日疑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迁十二諸侯年哀并周典吳实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于哀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

寿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
遷不共和而叙年典諸國一槩者考吳世寒
去齋辛寿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
數略叙傳世而已是迂自去齋以上但得其
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寿夢以
後世家每世輙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
自寿夢表乃見之典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
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
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国其序曰譜十
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
譜身而迂于是諸国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
之僭何有軽重迂迦進楚而退吳何也者其
本末理似應尓不審定是典否更侯来教：
昨日捧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問教
誨但意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揚
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頗所以抑揚之當
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
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

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二非五代也標卷為磨于史之名似不順尔雖不云尔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卷事范燁書亦有前漢事并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犹為无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耳若曾春秋中忽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雖行不審以為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及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家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典謚一道也自下謙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謙不得盡伸碑無以盡善惡之实况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似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

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詩尓世之言通与郊之实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頼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爱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数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逐不傳哉由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実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謙而公謹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処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問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実而敗之矣所為爱之正以害之也頼更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一事容面論之鑠低且苟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来菊絶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克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

奇

淮陽郡黄氏友于泉銘 續收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焉其味甘列井故駕部郎中黄公諦好譙卜葬其親汲而異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即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毋曾叅不八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宅空之事而遇斯泉吉孰甚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悌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為祥而以公家惇睦為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晨其珠璣以支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泉乎孟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狥其名夫怕人者以為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所以去人也彼皆非欲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云云世缺斯泉則

孝悌世相守也守孝悌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黄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語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子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子实天所啟〻我以兹泉子其甘如醴以差祭祀子以饋以饎我銘其泉子名以定体世飲是泉子雍〻濟〻咨尓後大子忽忘周禮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元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葺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雖不憂思之不深討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〻自夫至深至工是放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大正者無

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謙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威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識己而莊宗之眷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刘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刘氏也使崇韜計不過刘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乱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辨之士窮于辨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乱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兒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机小数：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化之道德本於清淨為無遠去情累而其末多亦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静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

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彖生于思〻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違也無情之至〻千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音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辟壕水或絶或流多鵁鶄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曰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余為誌其墓而平生事為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耆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象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來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頴過盱

昭少留子師出子文始獲見焉於是蘇公之亡五年吳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群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大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千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為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或其疑似而用之則其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病如方徹悉必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

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為也龎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績著為論數卷其用心為術非儷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龎安常能典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欒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為豎得龎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孚墨竹

文典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門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為竹書得典可之法独生意自然遠不遠也吾甥楊吉老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雋迂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二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余嘗病世士少而學荒于遨嬉壯而立盡于耆欲老而成累于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

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為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貴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内妹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來喜与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覩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頭交而嘗賦詩称少日已知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范公往来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余時日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余書甚喜也謂余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余舟無挽矣為予求之甚

力公又曰我行駛非予能及也予至永城當
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為旬日會也公遂行後
余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
今寓書于公公与余罷寿安尉居洛而詢公
卒為文一篇將祭以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
夢得自言嘗為公撰六歆為文以祭謂余有
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
来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
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余謁見于咸平知
公已葬南豊異時至南豊或客可寓以祭者
當書予文一弔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歆則具
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教石右峰天冠召雲幢
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
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白仙報石承天石天
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
報曰恭受石余泛天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

律峭拔如匡廬九单者不可勝数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曽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佃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观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情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尽王宮侯第壘石為山多矣経構裨補尽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瓌奇偉麗而從横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于有司屢

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与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作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白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乱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敝欺之姦何恠天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欲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声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声振百里抑之

者愈大則其声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被其勢惟不可止放也何恠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天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為論語矣門下之人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已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諸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摽事

司馬摽陝人太師文正之妖也制舉中第調閑中一幕官待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窓一陣黄昏雨歌闋而去摽因續成一曲斜挂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黄金縷望繼雲行無去処夢回明月生春浦

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
摽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
覺孝王惧誅使陽入関内求解陽見齊人王
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与安國
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
公主事自以孝王替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
不善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
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
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内
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
乃殺勝詭漠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
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
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
解前事為今事耳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七